



劳尔·卡斯特罗

迪亚斯-卡内尔

# “卡斯特罗”渐行渐远

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

## 姓什么，重要也不重要

说起古巴，就不得不提“卡斯特罗”这个姓氏。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，革命领袖菲德尔·卡斯特罗出任古巴领导人，带领1000多万古巴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。

从那以后，菲德尔·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击退了美国发动的“猪湾行动”，有惊无险地度过古巴导弹危机，扛过了美国超过半个世纪的封锁，成为拉美地区左翼政治力量的重要阵地。

2006年因病入院治疗后，80岁的菲德尔·卡斯特罗将国务委员会主席（国家元首）职权暂时交给75岁的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。自1959年以来，同为革命元老的劳尔·卡斯特罗，在担任兄长的副手47年后，从幕后走上了前台。

2008年，劳尔·卡斯特罗被一致推选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（政府首脑），正式从兄长手中接过国家最高权力。2011年古巴共产党六大上，劳尔·卡斯特罗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，成为古巴党政军最高领导人。

过去近60年里，古巴被深深烙上了卡斯特罗兄弟的印记。而近年来，有一位政治新星冉冉升起。他就是迪亚斯-卡内尔。

这位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生于1960年，与古巴很多老一辈领导人相比，长在红旗下的迪亚斯-卡内尔并没有早年革命经历。

但这并未妨碍他在古巴政坛崭露头角。1987年，迪亚斯-卡内尔从大学教授转岗进入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。1993年，他开始在古共党内工作，并当选古共比亚克拉拉省委第一书记。

10年后，2003年迪亚斯-卡内尔出任古共奥尔金省委第一书记，并当选古共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。2009年，他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部长。2012年被任命为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。2013年，他接替另一革命元老马查多，被选为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。

由此开始，默默无闻的迪亚斯-卡内尔开始被外界关注。可以说，他走的是一条制度性、精英化的晋升路线，有地方主政经验，也有党内和政府高级职务历练，一步步走上古巴最高领导层。

虽官至高位，但迪亚斯-卡内尔继承了老一辈领导人紧密联系群众的传统。他经常在家乡、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街头骑车穿行，走访社区与民众交谈。上月11日，他和妻子在圣克拉拉一处投票站外，与民众一起排了20多分钟队参加第二阶段选举投票。

当地时间4月19日，古巴将召开新一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，选举出新一届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，并从中选出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。此次历时大约半年时间的古巴大选，从去年11月开始第一阶段投票，上月完成了第二阶段投票，选举出1265名省级和605名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。

这次选举是2016年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·卡斯特罗去世后，该国进行的首次全民选举。同时，现任古巴领导人劳尔·卡斯特罗将不再继续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。外界普遍预测，现任第一副主席迪亚斯-卡内尔有望继任，这意味着新任古巴国家元首不再姓“卡斯特罗”，该国将迈出“后卡斯特罗时代”的第一步。

过去五年来，随着劳尔·卡斯特罗也年事渐高，且他本人多次公开表示不再寻求连任，作为“二号人物”的迪亚斯-卡内尔可能接班领导古巴的图景也越发清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将在58岁生日的前一天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，开启古巴进入“后卡斯特罗时代”的大门。

## 搞改革，不急但也不停

正如“卡斯特罗”这个姓氏深刻影响古巴一样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数十年来固化了古巴经济。美国的长期封锁，使古巴经济隔绝于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之外，成了紧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“孤岛”。

古巴全国1100多万人口中，劳动人口将近700万，其中超过500万人在国有部门就职。苏联解体前，古巴生产的绝大部分工农业产品都出口苏联和东欧国家。结果，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之后，古巴失去近95%的出口市场和近85%的进口市场，经济一下子被打蒙、打残了。

除了著名的雪茄和朗姆酒，糖是古巴重要的出口产品，而失去苏联的巨大市场，不但意味着糖卖不出去，还连带着换不回苏联的低价石油。上世纪90年代的阵

痛，促使古巴开始尝试经济改革。

其实，在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领导层的语境中，所谓“改革”，古巴早在1959年就完成了。新世纪以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变化，准确说是在进行“更新”。

改革也好，更新也罢，古巴经济谋变的态度一直谨慎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曾有过一轮转瞬即逝的改革。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受冲击后，古共提出开放政策，并在1992年起推出“外国投资法”等一系列新政策，在多个行业允许个体经营。

不过，由于个体经营暴露出的负面问题越来越多，进入新世纪后，古巴政府做了政策调整。2006年，劳尔·卡斯特罗接掌政权后着手启动渐进式改革。

2008年开始，古巴人使用手机、电脑、家用电器的限制被取消。其中，允许普通民用手机被视为开放的重要一步。2011年，古巴与盟友委内瑞拉合作，委托法国公司在古委两国间铺设了一条1600多公里的海底光缆，打开了古巴的网络之窗。

2010年，古巴重启允许个体经营，涉及200多个行业。目前，古巴的个体户已近57万人。但据美国学者估计，在古巴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得有上百万。

2011年，古共六大通过《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》，正式吹响改革号角。古共六大确定了313项改革目标，其中之一就是在距首都哈瓦那40公里的马里埃尔港设立贸易特区。2014年，新版《外国投资法》出炉，给予合资企业和国际经济联合体更多税收优惠，允许外商独资企业进入古巴。

这期间，古巴还在农业领域推广闲置土地承包和合作社经营；逐步放开了汽车自由交易、住房供给和交易体制改革，以及涉及古巴货币比索与可兑换外汇券的货币改革。同时，积极发展旅游业，成为提振经济的新亮点。

虽然改革力度挺大、涉及面也很广，但当2016年古共七大对过去五年改革进行总结时发现，313个目标只实现了21%，77%的项目仍在落实中，另有2%未能落实。

劳尔·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表示，过去五年，古巴“缓慢但不停顿”地推进改革，未来还将坚定不移地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深化“经济模式更新”。

## 接过班，前路或更曲折

凡是改革，必定会遇到阻力。这个阻力具体到古巴国内，就是近些年来出现的“怀旧情绪”，即由于对改革伴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担忧，以及部分人的利益受损，而反对改革。

对此，劳尔·卡斯特罗在古共七大上批评说，“过时思维”是改革的最大障碍。“思想落后”和政府的“惯性思维”是国家

提升生产力改革未能快速成功的原因。

如果说劳尔·卡斯特罗是古巴政府克服国内阻力推进改革的动力源，那么作为第一副手的迪亚斯-卡内尔就是改革举措的主要执行者之一。身为“二号人物”，迪亚斯-卡内尔在古共七大上第一时间在讲话中重申了劳尔·卡斯特罗的立场。

接下来，随着迪亚斯-卡内尔走上古巴政府最高位置，他很可能肩负起下一阶段古巴改革的推动者和操盘手角色。而随着改革持续深入，相伴的问题和利益纠葛短期内很难理顺，他未来面临的国内环境可能会比劳尔·卡斯特罗更加复杂。

何况，迪亚斯-卡内尔没有上一辈卡斯特罗兄弟的革命元老身份，其执政权威将遇到更多挑战，必须通过实打实的改革成效和执政成绩来获得高层和民众认可。

更重要的是，复杂的外部环境，也将对迪亚斯-卡内尔施政形成掣肘。

目前，古巴的重要盟友和援助来源国委内瑞拉政治不稳，而且由于国际油价低迷导致其自身深陷经济危机，这意味着古巴获得的石油和资金援助将大大缩水。

同时，美古关系也是个“隐患”。1961年美古断交后，美国从1962年起对古巴实施经济、贸易和金融封锁，造成古巴直接经济损失上万亿美元。美古关系在2014年底出现转圜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解除对古巴的贸易和旅游禁令，放松经济封锁，并与劳尔·卡斯特罗同时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展开磋商。

2015年7月，两国复交并重开使馆。2016年3月，奥巴马历史性地访问古巴。美古关系解冻改善了古巴经济改革的外部环境，有利于吸引外资。受美古关系影响，欧盟及英法等国也与古巴全面改善关系，并积极提供帮助古巴重回全球金融体系。

但特朗普一上台，就给刚刚启动的美古关系迎头一击。美国不仅缩减了驻古外交人员，对赴古旅行增加限制，还进一步威胁重新进行贸易封锁。可以说，美古关系出现了严重倒退。

美国的全面封锁给古巴造成的伤害犹在，特朗普政府的对古政策将是迪亚斯-卡内尔绕不开的外交礁石。对美关系如果继续倒退，甚至回到原点，将增大迪亚斯-卡内尔国内施政和改革的难度。

好在，欧洲与古巴关系并未受到特朗普影响，还有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支持。而且，预计劳尔·卡斯特罗现阶段也不会完全隐退，他仍担任古共中央第一书记，继续对迪亚斯-卡内尔稳定执政给予支持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迪亚斯-卡内尔如果上台，顶多算古巴从门缝中窥见一点“后卡斯特罗时代”的端倪。实际上，古巴一定时期内还会姓“卡斯特罗”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而已。

## 失去双腿的50岁女议员再当妈妈

A10